

東林始末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 東林始末

12007

印
行

K206/7

DA66/2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東林本末
東林始末
熹朝忠節死臣傳
碧血錄
復社紀事
復社紀略
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
黨禍紀略
汰存錄紀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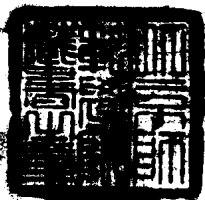
明吳應箕
明蔣平階
明吳應箕
明黃燧
清吳偉業
明眉史氏
清顧名世
清黃宗羲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35335

835335



本书根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

东 林 始 末

中国历史研究社编

*

上 海 书 店 印 行

(上海福州路 401 号)

*
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1982年 3 月 1—14500 (17·4—1) 定价 1.00 元

四版序言

一、本書原名「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」，今改爲「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」，以符合實際內容。

一、本叢書是由前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，以我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，異族入侵，以及邊將作亂，宮廷政變等內憂外患爲中心；輯錄被歷代「官書」所拚棄的史料，收集民間散藏的有關鈔本；初步的考證稿本真僞，審定其史料價值，並將所得不同版本互相參照校訂，再分段標點，以作史學研究者的參考資料。

一、所輯史料，很多出自當時的官僚地主，幫閒文人的筆記殘稿。他們的立場觀點，站在統治階級一面，對於反抗他們的農民起義，懷着最大的敵意，所以記載事實很多歪曲，恣情誣蔑，極盡詆毀。高明的讀者，只能披沙淘金，汲取有用部份，作爲參考。

一、本叢書初版刊行在十五年前，中間雖再版二次，未作修訂。這次爲求減少錯誤，改正現有訛漏，曾作了全面的校勘刪改；但因能力所限，訛誤之處仍恐不免，還請讀者不吝指

正。

一、本書每冊包含不同史料多種，爲便利讀者另冊採用，每冊標一書名。

此次對錯字訛漏的校勘，對序言的刪改，全由神州國光社編輯部門單獨進行；如有「以正改誤」或「刪改不妥」的地方，當由我社負其全責。

一九五一、八、十一。

東
林
本
末

吳應箕

目次

序	一
東林本末上	三
門戶始末	三
東林本末中	九
東林本末下	五
江陵羣情	五
三王並封	六
癸巳考察	七
會推閣員	八
辛亥京察上下	九
三案	二

目次

題辭.....	壹
楊太洪先生獄中書.....	六
絕筆.....	八一
血書.....	金
魏厥園先生自譜.....	金
將赴浙獄遺友人書「附錄」.....	二九
顧庵客先生自敘.....	二二
自敘刑曹事七條.....	二三
獄中雜記五條.....	二五
別同志絕筆.....	二六
經西谿先生自錄.....	二六
就逮詩.....	二六
檻車.....	二六
痛親.....	二六

痛弟妹.....	二六
慰妻.....	二七
示兒.....	二七
慰女.....	二七
別友.....	二七
慰妾.....	二七
高景逸先生絕筆.....	二六
遺表.....	二六
別友東.....	二六
李仲達先生就逮詩.....	二六
郭仲別徐元修.....	二六
丹陽道中.....	二六
潤州別賈悅滋.....	二六
大兄同行因憶五弟.....	二六
述懷.....	二六
鄒縣道中聞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.....	二六
鄒縣道中有感.....	二六

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·····	一三〇
景州道中感懷·····	一三〇
宿利店·····	一三一
瓦鄉呈大兄三首·····	一三一
獄中遙寄蔣澤堯·····	一三二
亡前一日二首·····	一三二
又六月初三日別兄·····	一三二
付選之兒手筆·····	一三二
附錄·····	一三三
天人合徵紀實·····	一三三
附燕客傳略·····	一三四
天變雜記·····	一三四
人變述略·····	一三五

東林本末序〔書共六卷存陳其年維太史家〕

東林者門戶之別名也；門戶者又朋黨之別號。夫小人欲空人國，必加之去朋黨，於是東林之名最著，而受禍爲獨深；要亦何負於人國哉！東林爭言真僞，其真者必不負國家，僞者反至負東林。此實何歟？蓋起事至五六十，年相傳多失其實；於是而有僞者，亦勢使然也。今之所爲東林者又一變，往時欲錮之林下者，今且下及草野。夫盛世豈有黨錮之事？何論朝野，亦辨其真與僞而已矣。余於是條次其本末，以使觀者有所考而感焉。

貴池吳應箕

上

門戶始末〔始自並封，至丁巳京察，未及熙廟也。〕

嘗觀國家之敗亡，未有不起於小人傾君子之一事，而小人之傾君子，未有不托于朋黨之一言。漢有顧廚、俊，及唐有清流、白馬之禍，宋有新法、僞學，所號爲黨人流及之禍，中於君子而國運隨之以亡。興言及此，真不知賈生之流涕盡而繼之以血也！然黨錮之禍，其流甚烈，而其源有漸。宋之黨錮極於元符，而蔡襄四賢不肖之時，已爲之端。昭代之黨禍極于萬曆、丁巳，而嘉隆諸政府已開其漸。故自張鳳磐〔名四維〕以前，溯而上之，如張太岳〔名居正〕、高中元〔名拱〕、徐存濟〔名階〕、嚴介溪〔名嵩〕、夏桂洲〔名言〕，其權專，其黨同伐異，顯行於好惡之間，而人莫之敢議；然其局專於攻擊前人，故一相敗露，而爲其鷹犬，爲其斥逐者，一轉盼而升沉互異，是以君子不久錮林泉，小人不終據要津也。自申璐泉〔時行〕以後，遞而下之，如王荊石〔錫爵〕、張洪陽〔位〕、趙澱陽〔貞吉〕、沈蛟門〔一貫〕、朱金門〔廣〕，其術巧，其黨同伐異，詭托于官府之內，而人莫之能測；又其局專於汲引後人，故衣鉢相傳，而爲

其所庇護，所排擊者，縱易地而用，舍如前，是以君子竟同碩果，而小人終等延蔓也。

遠不具論，試就萬歷間言之。當鳳磐罷位，申王當國，而許穎陽（名國）預焉。其朝議立，天潢序定，誰敢素之？而申王獻媚，密主三王並封之說。衆口爭之，遂詆爲黨矣。後冊立既定，工部主事某（張有德）請造太子儀仗，會逢聖怒，欲置之法。時申王許逼于公論，具疏救之。申王又懼其忤上，遂密揭誘過於許，而不認前疏，自謂陰陽其事，神鬼莫知，不謂上竟出其密揭以塞廷議，而黃正賓以之發抄，衆正糾之，又詆爲黨矣。

歲甲午，申王既敗，許亦致政，改趙潞陽。張淇陽當國，而沈蛟門預焉。一日，張以其私人干主銓，主銓者不聽。會傳旨考察銓部，四司盡罷職，衆正薄之。已而遼陽有倭變，張沈主戰，趙與石星主和，和議矣。而主戰者又私一總戎李如梅。會麻貴一日敗倭十一陣，倭棲釜山，疲困之極，麻貴謂遼撫楊鎬曰：「今日乘勝一攻，盡殲醜類矣。」時鎬因如梅未到，鳴金收軍，蓋鎬與如梅結盟，懼其不得預功耳。詰朝，倭已結寨，如梅始到，鎬欲攻之，麻貴不可，謂倭已有備，攻之必敗，鎬不聽，引兵而進。倭用弩銃乘風迎戰，鎬與如梅、麻貴僅以身免，遼陽精銳盡喪於此。乃匿不以聞。獨贊畫兵部主事丁應泰疏其實於朝，參張淇陽、沈蛟門、楊鎬等。於是淇陽與鎬奉旨爲民，嚴陽死，而蛟門獨留，其禍遂烈。乃考察丁應泰，坐以不謹，陷給事中徐觀瀾，幾死，并誣

害觀欄親家侍郎張養蒙，罷職。

已而枚卜沈龍江（名鯉），朱金庭；朱爲蛟門之私人。龍江乃聖心特眷者。于是申瑤泉貽書蛟門曰：「蓋面賊來矣，盾備之！」蓋龍江居宗伯時，與瑤泉相忤，懼其銜己，欲與蛟門謀陷之；以龍江面青而黑，故謂之蓋面云。然龍江方正清操，無可齟齬。適徵商程守訓等賄內，使以礦稅動上，龍江揭阻之甚力。蛟門既欲聯上意，又利稅使餽遺，于是閹監四出，海內騷動；間有言者，而蛟門之鷹犬姚文蔚、陳治則、楊應文、錢夢皋等，承風順旨，力爲排擠矣。

其大犯公論者有二：一曰楚獄，蓋自楚撫趙可懷先以家居，占人田宅，不容于鄉，私奔長安，重賂蛟門，遂便可懷撫楚，囑其曲護陳奉，到日，大失民心。已而因楚藩以假王相訐，楚王與金鉞進，且賂蛟門，諸藩惡其行賄也，踰江奪之；可懷遂坐以刦掠，不俟題請，逕加慘刑，諸藩執會典爭之，而百姓恨其庇陳奉，乘機殺可懷。蛟門遂坐諸藩以大辟者七，繫高牆者數十，殺戮太多，輿情遂共憤。

一曰妖書，夫妖書爲越人趙士禎所刻，蓋歸美蛟門，有功東宮，諸人不爲出力獻媚耳！初無他異。蛟門乃以挑激聖怒，大索京都，一欲逼死沈龍江，蓋以議稅礦不合也。龍江曰：「妖書果自我造，我當死於西市，決不自經。」一欲逼死郭正域，蓋正域發楚送蛟門禮事，遂令兵圍

其第宅，下家僕于獄，正域幾不保首領，行至楊村，復以衆兵守之，不得去；其夫人脫簪珥，令小女貿薪米以給日用。後得總漕李三才排解，衆正忿其太險毒，具疏參蛟門。丙午，李三才亦疏論一貫及鯉不和，有累聖政；蛟門遂密揭逮問李三才、沈鯉。郭正域上驚曰：「如何爲一關臣，逮一同官，一侍郎，一督臣，一貫果病耶？」故批其告病疏云：「卿既病，着俟後命。」蛟門始去位矣。然懼龍江留，必爲後患，乃陰賄司禮使，撼龍江，扯之同去。又恐三才入掌總憲，發彼妖書，楚獄之失，令姻婭邵輔忠參之以去。

在蛟門之忿消矣，而蛟門之黨如錢夢皋等，向賴蛟門而留，一旦蛟門歸，失其所庇，惟恐辛亥之察，大不利于羣小，於是以東林爲網，以淮撫秦黨爲目，結成一大網，無人不推入其中。而察前先發以自保者，則有王紹徽、鄭繼芳、劉國縉、金明時、南中、錢策、劉時俊若而人。察後謀翻者，則有秦聚奎、朱一桂、喬應甲、徐兆魁、周永春、姚宗文、張鳳彩、彭維城、孫紹吉、陶子順、馬從龍、王三善、南京王萬祚、會陳易、周達、高節若而人。所賴主銓諸賢，拊却一官，力結此局，而小人之忿愈逞，君子之身愈危。

迨考選一下，元兇劉廷元、李微儀、潘汝楨等，或借置于湯、韓（指賓尹及敬）而浙宜合；或乘機于荆（養喬）、熊（廷弼）而楚秦合；或排擊於顧（憲成）、李（三才）而三吳合。假其

詩教爲戎首，倚方中涵爲太山，誣以四兇，詆爲五鬼，屏力斥去。大臣如孫丕揚、王圖、孫瑋、王象乾、吳達可、翁正春、張養蒙、孫慎行、吳桂芳、葉向高、崔景榮、徐宗濬、陳薦、次第逐矣。京堂如朱吾弼、胡忻、葉茂才、朱國禎、朱世禎、郭昌、朱延禧、南師、仲、朱光祚、馮上知、歐陽東鳳、吳正志、金士衡、吳燭等，次第逐矣。科臣如曹于朴、李瑾、張國儒、李成名、孫振基、張鍵、梅之煥、麻禧、段然、熊明遇、張篤敬、韓光佑，次第逐矣。臺臣如孫居相、湯兆京、吳亮、彭端吾、李邦華、周起元、徐良彥、呂圖南、陳一元、王時熙、馬孟禎、劉若星、魏雲中、張五典、口吉人、劉蘭、史學遷、荆養喬、史記事、錢春、潘之祥、宋槃、吳良輔、吳允中等，次第逐矣。部寺如孫鼎相、鄒存謙、劉崇文、張鳳翔、張養才、鮑應鰲、韓萬象、賀煊、沈正中、李撲、涂一棣、常澄、龐時雍、劉宗周等，次第逐矣。

至丁巳己未兩察，私惡所加，不必循例，至有未任而懸坐以不謹如李炳恭者；有任不數月而妄誣以不謹如丁元薦、潘之祥者。禁錮考選六七年不下，復借名題差，陽爲旋通，陰實斥逐，勢孤而言不敢發，差出而發不敢盡，致有株守日久，貧病而死者；有棄之而去者，而現任臺省，則一人常兼數差，俸近必陞京堂，好官惟我做盡，國事聽其日非，世界如此，宜虜酋一舉而城堡社稷危矣！要皆起於蛟門、龍江，邪正不合，成於蛟門私人畏辛亥京察清議難容，故其黨必先發以傾正人，而身固其官；卒之主察者執持不阿，小人愈忿。又見南察抑正伸邪，而北察

既竣，一二敗羣之夫，如許宏綱、涂懋衡、陽說陰施，側身宵小；於是僉壬之焰愈張，朝廷之正人不得安其位，山林之下并不能安其身，而天下之大事去矣。詩云：「一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」豈不痛哉！

乃邪正之消長，政府其本，而京察則其候也。癸巳以孫龍爲冢宰，溫純爲總憲，趙南星爲考功，止有項應祥未歸于正；然蓬生麻中，卒之黜陟稱平。迨至乙巳，蛟門力庇私人錢夢皋等，所賴楊時喬時以內侍署尙書，總憲溫純、考功郎劉一珉、掌道吳達可持正不阿，雖吏垣侯慶遠事後持之不堅，諸被察者邀旨留用，然而公論已稍伸矣。

辛亥京察，冢宰則孫丕揚，而署總憲則許宏綱也。考功郎王宗賢，吏垣曹于忭，湯兆京，雖衆正任事而邪氛已熾。君子處強弩之末，小人當蜂起之初。至丁巳己未，方中涵爲政，鄭繼之、趙煥、掌銓事，李銘、掌院事，趙士謬爲考功郎，韓浚、掌道事，徐紹吉爲吏垣，而居間把持，一手握定者，惟劉廷元、李徵儀、元詩教而已。其於正人君子，若風掃殘雲，雨摧壞塊，靡有孑遺焉。故癸巳尙矣，乙巳則宋之熙寧，元豐也；邪正並立，而邪不勝正；辛亥，則元祐，紹聖之交，君子日退，小人日進，而行不勝邪矣；丁巳，則宋之元符，廷無君子之踪，而家蒙黨錮之禍，徵、欽覆轍，恐不旋踵矣。